

# 勞動界

第八冊

九十年十月三日

七日一冊 每星期日  
出版 每冊銅子二枚  
總經售處上海法大馬路  
大自鳴鐘對面新青年社

## 演說

### ●工人如何對付米貴？

漢俊

上海本年五月初間只是七八塊錢的一石米，到了五月尾六月初就漲到十塊出頭。自後接連斗漲，不到一個禮拜就漲到了十四五塊。中間雖有些甚麼慈善家的平糶，米業公所的公約（米價最貴不得貴到十四塊以上），一直到現在米價還是如故未見跌落。在現在新米正在上市的時候，米價不但見跌落，反有漲貴的氣勢。米是我們活命的根源，那些有錢的老爺們，就是米再貴一點或者也沒有甚麼關係，但在我們一天只拿得幾角錢來活命的工人，米的貴賤就有生死的關係了。對於這米貴如何處置，却是我們很重大的問題，所以我今天想把這個問題拿來講一講。

我們當要決定如何對付這個米貴的時候，我們務必要把這米貴的原因弄清楚。這個原因不清楚，我們是無法對付的。就是暫時能夠對付，終久也是無用的。究竟這米貴的原因在甚麼地方呢？當五六月間米價斗漲的時候，個個人都大罵奸商，說他們囤米不放故意抬高價錢。大罵賣國賊，說他們放米出洋使存米空虛。據我看來，講這種話的人不是糊塗蟲，就是故意來欺騙人的。商人只要有相當的原因，暫時將物價故意抬高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叫他故意抬高抬到很久，他是一定沒有這樣能力的。像現在到了五六個月之久，米的出洋也禁止了，新米也上了市的時候，說他還能夠故意抬高不使米價低落，是一定沒有的事。如果他們真有這樣能力，那些柴米油鹽商早就應該發了了不起的財了。何以呢？世間上沒有一個商人有那樣慈善，情願將能夠抬高的物價，故意弄低。沒有一個商人不是天天在想把物價儘力抬高。他們既然有儘力抬高物價的願望，又有這個能力，他們不是早就發了大財了麼？然而我們還沒有看見一個柴米油鹽商，像愛國家而兼慈善家的程綢初賺上一倍多的錢，發那樣大的財。我們就可以曉得商人不是能夠將物價故意抬高到狠久的了。我們也就可以曉得這囤米貴的原因，不是奸商『囤米不放故意抬高價錢了』。如果說是賣國賊『放米出洋使存米空虛』，當五六月間米價斗漲的時候，社會上的監視，官廳的禁止，非常嚴厲，五六月來出洋也應該沒有了。加之現在新米也上了市，米應該多起來了，米價也就應該跌下來了。何以現在不見跌落，反見增高呢？於是我們也就可以曉得這囤米貴的原因，不是賣國賊『放米出洋使存米空虛』了。

這回米貴的原因，既然不是奸商『囤米不放手意抬高價錢』，又不是賣國賊『放米出洋使存米空虛』，到底是因為甚麼呢？我們要明白這個問題，還須先要曉得這回米貴，還是米貴呢，還是米價還原呢？我們要曉得米是農夫作出來的。農夫也是個人，他不是只顧幾顆米就可以活命的。他也還須穿衣住房子的。他的衣服房子却是要拿他做出來的米去換來的。現在一切物品比前十年都貴了幾倍，只有米價不應該漲的麼？別的我們暫且擱着不問，我們只把前十年與今年年初的米，綿紗，木頭的價錢列出表來比比看看。

十年前 今年年初

米每石

四元

八元

綿紗每包

四十元

二百四十元

木頭

七吊

二十八吊

照這個表看來做衣服的綿紗比十年前漲了五倍，做房子的木頭漲了三倍，只有米却只漲了一倍比仿十年前一石米可以換三件衣服或兩根木頭，現在却只換得一件衣服或一根木頭了。現在農夫一年作出來的米，不得比十年前作出來的米多些。十年前一切物價便宜的時候，農夫也沒有那催發甚麼大財，他們一年作出來的米，剛剛只夠他們活命（吃飯，穿衣，住房子）。現在他們一年作出來的米還是十年前的一樣多，却是換來東西比十年前要少兩三倍。他們要活命，難道說他們的米價不應該漲麼？米價漲是應該的，早就應該漲的，現在纔漲起來還是遲了的。如果我們把農夫一年間對於衣服房子的消耗當作是一樣的看待，

米價至少非漲到二十塊錢不可。現在只漲到十四五塊還算貴麼？就是漲到二十塊也不能算貴，只能算是價錢還原。

我們現在曉得米價漲的原因，又曉得他應該還要再漲，不能再跌，又曉得因為農夫也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也不能叫他再跌下去了。但是現在米價只漲到十四五塊錢，我們那些一天只拿得幾角錢的工人就已經不得了了。如果再漲，那豈不是更不得了麼？諸君不要慌，且聽我慢慢講來。我們曉得一切物價都漲了，只有米價不漲，農夫不能活命，米價也非漲不可。我們又應當知道一切物價以及米價都漲了，只有工錢不漲，工人也是不能活命的。也非將工錢漲起來不可。如果東家不肯漲，我們非拚命要他漲不可。

我們工人也是人，也是要吃飯穿衣住房子的。如果一切物價以及米價都漲了，只有工錢不漲，我們原來的工錢是不夠吃飯穿衣住房子，不能夠活命的，我們非要東家增加我們的工錢不可。我們要東家增加工錢是應該的，那一個敢說不應該呢？如果有人說不應該，我們只把左邊的這個很簡單表給他看一看就有了。

十年前

現在

工人工錢

六角(最高)  
一角(最低)

八角(最高)  
一角四分(最低)

米每石

四元

十六元  
二十元(預度)

綿紗每包

四十元

二百四十元

木頭

八吊

二十七吊

現在作飯的米比十年前漲了三倍，做衣服的綿紗漲了五倍，做房子的木頭漲了三倍，工錢最高的却只漲了十分之三有奇，最低的只漲了十分之四。比仿十年前最高的工錢一天好買一斗五升米或八尺布或給十天的房租，現在却只能買五升米或一尺八寸布或給三天房租。最低的十年前好買二升半米或一尺三寸布或給兩天的房租，現在却只能買九合米或二寸多的布或半天的房租了。十年前一切物價便宜的時候，我們工人也沒有那個發過財，我們每天的工錢，是剛剛足夠我們活命的。現在一切物都漲了三五倍，只有我們的工錢漲了還不過半倍。這叫我們怎麼活命呢？我們替東家增了許多財產，難到說命也不讓我們活一活麼？我們要東家增加工錢，並不是無理的要求，不過是叫東家將從前應當給我們而沒有給我們的，給還我們罷了。何以是應當給我們的呢？大概騰貴了的物品，除木頭以外，都是工場製造品，工場的製造品的價錢漲幾倍了，我們的工錢却還沒有漲得半倍。所以東家們賺的錢比從前要多得了不得。十年前各工場的純利至多不過兩分，甚或還有要折本的。去年却至少也有三四分，還有賺上一倍多的。你看我們的工錢漲那樣少，他們東家的利益却這樣多，這不是將應當給我們的沒有給我們，東家自己上了腰包了麼？現在我們不能活命了，要東家將應當給我們的還是給還我們，不是應該的麼？如果只照米價來增加我們的工錢，現在至少非每天加到兩塊四角不可。如果米價漲到二十塊了，那就非加到三塊錢不可了。要加到這樣程度了，我們的工價，纔可以算是還了原。

照上面說來，米價是應該漲的，我們是不應該要求他跌價的。但是米價漲了，我們的

工錢也應該增加的。東家賺了很多的錢，也是應當多分給我們的。對於米貴救濟我們工人的法子，除了要東家增加我們工錢以外，是沒有別的法子的。這一點是我們應該曉得的。上回五六月間，當米價斗漲的時候，就有一般似是而非的慈善家，口口聲聲地『米爲民食之本，米貴貧民何以爲生』，也不想米貴的原因，也不曉得要求做東家的增加工人的工錢，只曉得甚麼平糶，這些人我只好說他是些糊塗蟲。還有一種人明明白白曉得米貴的原因，明明白白曉得米價漲了是非增加工錢不可的，他們却也還是學那般糊塗蟲的慈善家一樣，只辦甚麼平糶，對於增加工錢底話却一句也不提，這些人我只好說他是故意欺騙人的。無論你是那一種那些做東家的，總都是要歡迎的。所以東家裏面也有狡猾一點的，也裝着慈善家底面孔拿出幾萬塊錢（工人替他賺的）也跟着辦平糶。做東家的不肯增加工人底工錢，却肯拿出幾萬塊錢來辦平糶，是甚麼道理呢？我們要曉得米價漲了，工人自然不能活命。工人不能活命，自然要向東家要求增加工錢。東家不增加工錢，工人自然要死。工人死了，東家就賺不着錢了。這是東家最怕的一樁事情。但他又捨不得增加工錢。所以他就歡迎那些糊塗蟲偽慈善家辦平糶，他自己也拿出塊錢出來辦一辦。辦了平糶了，工人不至於死，不至於要求他加工錢。他一方面可以安安逸易賺他底錢，一方面又可以得着社會上底稱贊。他只要暫時拿幾個錢出來了，他就錢也可以賺了，社會上底稱讚也可以得着了，永遠增加工錢底事也可以免掉了，而這幾個錢又是他從前應當給與工人而未給與的中間一部分，就拿幾個出來了，於他也絲毫無損。他真可算是絲毫不費，一舉而三得，他

爲甚麼不肯做呢？就是不要他做，他也是要做的。但如果工人底氣餒壓下去了、餓的餓死了，剩下的也不至於再來要求增加工錢了，他就可以不管了。就是請他來管，他也不肯來管了。你看五六月間，辦平糶的何等多，現在米價並未跌落，不是一個也沒有來管的了麼？但是我們工人苦還是苦得要命，應當加的工錢還沒有加，不過老的小的餓死了幾個，自己還可以吃點稀飯不至於餓死罷了。

總之我工人對付米價的方法，只有要求東家增加工錢。其餘的甚麼平糶甚麼臨時加薪都騙人的。從前我們已被他們騙了一回，我們就應該牢記在心，不要再受他們的騙。

## 讀者投稿

### ●我們流出來的汗到那裏去了？

慕 癡

一般站在資本階級上的不勞而獲家，他們穿的很闊底衣服，吃的山珍海味，住的高大底房子，買田買地放私債，討小老婆；他們底錢是那裏來的？

我們一天做十幾點鐘底苦工，——除掉吃飯和睡覺之外差不多可以說沒有休息底時候。——結果一個錢也沒有，弄得不好還要連米都沒得下鍋，一家子挨着肚皮餓，我們底錢，到那裏去了？

難道他們就配有好的穿，好的吃，好的住；我們就不配麼？他們不消做事，現現成成

地不勞而獲；我們這樣拚命的做，反而要打餓肚，都是應該的麼？我想天地間決沒有這樣怪道理！那麼我對於『他們底錢是那裏來的，我們底錢到那裏去了』這兩句話，敢激烈的回一聲：他們底錢是搶了我們的，我們底錢，都被他們搶完了！他們穿的，吃的，住的，……沒有一樣不是我們毛孔裏流出來而自已吃不著底汗！

我寫到這里，想起玄廬先生說的『我們流了一百滴汗，自已吃不到三四十滴』底話來，不覺又痛又苦，難過到一百二十四分！

我們勞動界的同胞呵！我們要快快覺悟，想一個方法，使那些狼惡底資本家，把我們自已吃不了底那六七十滴汗拿出來還了我們，不要要我們的命！

## ●老虎和老板

鄒政堅

弟兄們！請問我們為什麼要怕老虎？難道不是因為那老虎底凶猛同殘忍，要來傷害人底生命；攪亂人底太平麼？所以一聽了有老虎；就怕得了不得，恐怕身子還要發抖，腿兒還要發軟呢！但是我們人總有法子，來除了他，不因爲他利害，就此怕他，避他。這就是我們人所以這樣的大原因，

不過現在有一般人，還要比老虎利害，是吃人血的慣家！是誰？就是老板！或者是那些用錢來僱人來作他們自己發財的資本家！請看哪！我們的勞動家當未做工的時候，又壯、又白，又有血氣的人。直待做了幾年工，——爲資本家，或老板做工——弄得來一個人瘦如柴，黑如灰，精神全無，好像生了幾百年的大病一樣！那血到那裏去了？都

被資本家，或老板吸去的呀！唉！可憐呀！救命呀，要自己救的！弟兄們！我們對於老虎是合了羣去制死他了，但是對於老板和資本家又該怎辨呢？

## 小說

### ●可憐的工人

陳文煥

『滾出去，否則我就告訴廠主，停你的生意了』，一個工頭惡得很地說，

『頭腦老伯伯，請你留此情罷！我家中有七拾多歲的父親，六拾多歲的母親，還有一個三歲的小孩子呵，多是靠着我一雙手尋錢去開銷的！』一個很苦惱的工人哀求着說。

『你爲什麼不來孝敬我呢？你看別的工人，月餅呀，火腿呀，鴨子呀，糖糕呀，個個來孝敬我的。你豈不是工人嗎？你曉得你的生意，是靠着甚麼人福氣，給你做的？渾

賬，王八蛋，豈有此理！』

『一個苦惱的工人聽了，急忙辯道』我在端午節的時候，已經孝敬過你了，這個中秋節，我實在沒有東西來孝敬你了。因爲現在的米價，已經漲到拾七塊錢了。謝謝你，救救我們一家老小的苦命呵！』

『不要臉的東西，你還敢同我爭論嗎？』

『頭腦老伯伯，小人豈敢同你爭論呢！』

『閒話不要多說，明天你沒有東西來孝敬我，請你不必上工來了。』

這個時候，苦惱的工人，只有流淚道，苦命苦命！到了放夜工的時候，他是沒有法子可想了，只得跑到放印指錢人家，借了英洋二元，買了些孝敬的東西，急速跑去孝敬那頭腦去了。

## ●中秋節夜的哭聲

李少陵

陸家浜旁邊有一座又矮又小的茅屋，門前跪着一個破衣黑面的婦人，對著月兒，放聲大哭：『唉！你這不要天良的，你爲甚麼也和別人一樣到外面去白相？唉！……今天你

留在家裏的錢，除買了升半米外，油也沒有，鹽也沒有，肉呢？——一兩也沒有買。別人熱熱鬧鬧，我家一點沒有，等你買點東西回來，等到這時候你還沒有回來。唉！我的命真苦極了呵！唉！』哭聲還沒有完，又連着一陣拍胸的聲音，驚動了許多的鄰舍。

越集越多，都圍着伊。一位太太對伊說：『你不要哭了呵！他總要回來的。並且這個吉慶時節，你是這樣哭起來，很討厭的。』但是伊總不會理他，仍然一聲一淚的大哭。

忽來了一位荷鎗的先生，用鎗頭觸伊的身上。『喂！喂！你可到你家裏去哭，不要躺在路上，阻礙行人往來！走！走！快點！伊沒法設只好即刻就爬起來，走一步，哭一聲，剛到房中，伊的寶寶對伊說：『媽媽，爸爸回來嗎？我今日一個餅子也沒有吃過，別人家吃得吃不下去了。』伊抱着伊的寶寶，含着眼淚，一呻一吟道：『寶寶，你好好去睡，

他就會回來的。」這時候無情的明月，由窗門中照着伊和伊的寶寶，睡在一個沒帳底破床上。但是總沒有看見他回來。

這椿事，是一件確確實實底事情。勞動家的窮苦生活，也於此可見一斑了。少陵

## 國內勞動界

### ●馬尾船政局工人狀況

馬尾船政局共有工廠十三所，因經費不足，停歇了六七所。廠內工匠，原來共有兩千多人，從去年四五月起，船局內底經費，被那李厚基督軍欠負了，於是各工匠多有辭職另謀生活的。到後尙剩一千多人，由陳兆鏞局長分作二班，每班只准做工半個月，其餘半個月，沒有事做，只好坐吃了。在今年五月底時候，照例應多發幾天底貨金，不料落後不但沒有貨金，從此以後底薪金，都不能照發咧？各工匠曉得罷工是不能收效果的，所以只好對於工作淡淡薄薄地一天一天渾過罷了。

船局內製造飛機，已經有了四年了，錢也用了四十幾萬，沒有一點兒成績。有一個飛機主任王某不但自己不曉得做，就是由美國購買來的，也不曉得使用，聽說王某說是工匠做得不好，修理也不能完善，要把工匠來爲難，不知這還是工匠的過呢？還是自家的過呢？

# 本埠勞動界

## ●三新紗廠布機工人罷工記

楊樹浦三新紗廠對待工人 聽說是向來取溫情手段的，不過近來沒有半個月的時間，而這廠的工人，罷工風潮鬧了兩次。一次是本月十二日到十八日的四千多名細紗男女工人底罷工，已經登載於本週刊第六第七兩冊。一次是廿二日到廿五日的布機工人底罷工，記者關於這事，今將寫個始末情形給我們同階級的勞動弟兄們看看。

(一)罷工的原因：一種原因是該廠沒有特別賞洋給布機工人。據說紗廠工人每月所得的特別賞洋有十分之二，而布廠工人是一個錢也沒有的。這因為紗廠工人所以得有特別賞者，是因工作緊要；不像布廠的無關緊要的。於是激成布機工人底不平，還有一種原因是關於這次罷工很主要的，就是該廠不給工人底工資，越期到了四禮拜之多。

(二)罷工的情形：這次布機工人罷工，共有男女工人二千餘人之多，其經過的事實，可分二段來說，(一)廿二日早晨，有女工數百名先到該廠公事房向領班司事處，詰問不發工資的理由，一時人聲喧鬧，該司事立刻派人報告買辦，用電話通知捕房，派中西探捕馳往彈壓。並向各工人再三勸導，一面再向盛總辦商量，先後給工資一禮拜。布機工人們纔始陸

續領資出廠回去了。而該探據情回訴捕頭，捕頭還恐工人再去擾亂，又派中西探捕到該廠去守門保獲。(二)後來有人到張總辦那里去造謠，說這回織布間罷工，實係領班某主使的，總辦因此就叫干某辭職。工人得知了，大家不服，遂又決裂，到廿四日晚，還沒有解決。後來又經廠中的同事偕同工頭向男女工人再三勸導，并且允許去轉稟總辦，決不會將干某停歇。於是工人到了廿五日纔到廠去作工。

## ●器電工界向社會呼籲

電器工界聯合會在這幾天發表一篇『電器工界聯合會呼籲』，原文底概略是：

(一)望急設勞動教育社！現在所有的教育，是富人的教育，是貴族的教育，與我工人甚不適用。所以特呼籲諸公，肯爲吾工人提倡合宜的教育？

(二)多設職業學校！現在的學校，都是學教習，學官僚，學律師，及上等的遊民，不足以救我中國。所以呼籲各界，多設職業學校，研究各種機器，使我工人的子弟，個個可入此種學校，不致失教放蕩，或爲遊民。

(三)望設公共花園與游覽場！我們工人一天到晚操勞作工，要想娛樂散心，啓發腦力，出些新工藝品，無奈沒有完全之博物院陳列所，與公共的游息花園，及科學講演場等。所以一到休息，便進了茶館酒館妓院賭場戲院，拿了一天的工錢，頃間化盡，毫無益處，既化錢，又傷身。這種苦况，猶如墮子吃黃連，無可告人！所以呼籲各界設法，宜速在廠內

或市間或近鎮，設立公園遊息場，以供公眾遊覽。

(四)望資本家顧惜工人！現在各處勸資本家，當我們工人爲無知的機人，不但工資少，就是菜與飯也是粗糙的。有一件最苦的事，恐怕諸位不曾經過，就是廠家的賬房先生，他臨到發工錢的時候，很搭架子，視我們如同犯人，向他白要的一樣。這還不算數，還要硬升洋價，硬搭銅元，打折頭的鈔票，這種苦況，也不算苦。最苦的就是要一天做到夜，只有二三角洋錢，還要自吃飯。叫我們妻子兒女，或有父母的，如何可以過命？所以如其苦不出頭，不如作曖昧的事，這種也很不在其數。籲求各界勸勸資本家，顧憐我們的大苦楚！

(五)望組織全國工會！我們工人在中國爲什麼沒有團體？人比黃沙還散呢！雖有的地方設立工界的團體，不知爲什麼緣故要被做官的解散？想起這件事件，很是傷心！莫非恐怕我們結了團體，研究了工藝品，賣到外國賺了錢嗎？又恐結了團體，要罷工要加工錢嗎？還是官廳怕我們革命嗎？這種事件，做工人實在有點不懂！總而言之，我們工人的知識淺，程度低，所以被他干涉！如今以後，呼籲各諸公互相援助，要組織一個全國工會，開幾個工藝大學，研究種種出品。

(六)望內地多設工廠！我們工人，往往有技藝，無處投工，因此常常坐守，以致吃盡當空。若有工廠，我們就不必今天擔憂明天，明天擔憂後天了。不但口岸商埠，設立工廠，而內地鄉鎮，也甚要緊。多開工廠，到底減少盜賊流氓匪土，以及蕩女；而且工藝品

也可增添，供給社會應用了。

(七)望設工人儲蓄機關！我們工人尋了幾個薄薄的工錢，飯也不夠吃，衣也穿不齊，也要吃香烟，飲老酒，並別樣的花費，照理實在不應該的。但是有了錢，也是沒有地方可存，所以有的人，他不知道儲蓄的方法，打了幾只金戒子，套在指頭上，也是一種預防一二個月的風雨落雪，又可算為時髦品。這樣的人，現在很多的。而此種東西，惹人起眼，歡喜賭錢的，一夜一賂，就此輸完了。可憐他辛辛苦苦的血汗錢斷送了！所以我們要籲求各界諸公興辦工人的儲蓄機關。

(八)望全國工界個個籲求！現在我們工界籲求的時候！若默默無言，他們資本家教育家大商家政治家演說家新聞家各界的熱心家，都不曉得我們工界內容的苦況，只知道我們工人沒有愛國心，幾乎當我們一個愚蠢的牛馬。這暗中的苦楚，別人是不曉得的了，全仗我們工界的同胞，自己呼籲了。

代 郵

慕癡！

你底通訊處告訴我們。

記者



人 工 輸 運